

荆晖和他的京剧情结

■文/马月霞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荆晖有一篇作文着实让他高兴了几天，语文老师不但当众在全班宣读，还拿到高年级当作范文展示。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的少年荆晖在心跳脸热的同时，小小的心灵深处也曾闪过一丝火花：要是长大了能出一本书多好啊！象许多孩子一样，有的人火花不断地爆出，有的人火花一闪就熄灭了。以后生活的紧迫，考大学的压力，工作了又结婚生子，早早地在县委宣传部当个部长，那一闪的火花谁还能记得起来呢。

转眼跨进了2001年，57岁的沧州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机关党委书记荆晖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单等政策一到，解甲归田。可这一年，他竟出了一本书，该书当年还荣获了全省文艺百花奖，被国家图书馆和一些省市级图书馆收藏。这书不是小说、散文，是一本描述活跃在当今舞台上的著名艺术家的华章，里面还有荆晖和他们晤面或交谈的大量照片。这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让人

认识了惊才绝艳裴艳玲、非凡才女孙毓敏、京剧名旦刘长瑜、梅派新秀李胜素等80多位艺术家的从艺经历、人生坎坷和辉煌业绩，读后让人感动不已。这些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故事性的作品，是荆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用十年的时间积累写出来的。写这些作品的初衷和名利无关，有关的是他割舍不了的京剧情结。

有人爱好京剧是出身梨园世家，有人喜欢京剧是环境的耳濡目染，荆晖和京剧结缘，大概跟他的工作有关吧。

1983年，刚到不惑之年的荆晖在肃宁县担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这个县的干部农民有看戏的传统，所以80年代邀请了京、津、石等城市不少剧团来演出，由此荆晖接触和结交了不少艺术家朋友。这也使得从小就喜欢戏剧的荆晖受益匪浅。

荆晖六、七岁时，村里有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剧团，春节前后唱大戏，京、评、梆“三下锅”，一唱就是半月二十天。十里八村的乡

亲们象赶集一样前来观看。一出出的戏在庭院、炕头上排练的差不多了，孩子们企盼的吃饺子的春节也就来临了。日子拮据的农民哪有钱搭戏台，临时卸下农家八扇大门板，把打麦场闲置的碌碡竖起来当底坐，舞台三面用席子搭起，戏台算是有了。照明也有办法，台上吊根绳子，挂上两只汽灯。那会儿农村没电，晚上一片漆黑，汽灯显得贼亮。天天碰面的大哥大姐和叔叔伯伯们扮装上台就成了戏里的人，唱京剧《空城计》《桑园会》《打棍出箱》，也唱评剧《小女婿》《刘巧儿》，还唱河北梆子《大登殿》等等。让小少年纪的荆晖着实开了眼界。天多冷他也站在戏台口看戏，飘着小雪花也照看不误。半夜散戏时，他的两只脚都冻麻了。没有儿女的二爷很疼爱这个爱看戏的小孙子。那时候农民穷苦，天冷炕也凉，二爷就把荆晖两只冻得通红的小脚丫揣在怀里，一焐就是半宿。如今荆晖清明探老家还去二爷的墓地烧上几张纸钱，培上几抔新土。儿时看

荆晖(右二)和裴艳玲等



戏引起的烫伤的一幕一直烙印在他的心头。

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期间,荆晖观摩了大量高水平的戏剧,结识了不少戏曲表演艺术家。渐而入迷,自己也跟着票友们唱了起来。先跟孙毓敏学荀派,如《红娘》《霍小玉》《金玉奴》《玉堂春》等;后来跟梅葆玖习梅派,主要唱《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再往后,又唱起了张派,《望江亭》《诗文会》成了他各种场合的主要演唱剧目。现在他是沧州市京剧爱好者协会常务副会长,获得过中国京剧票友节优秀演唱奖,他演唱《红娘》的录像还多次在河北电视台播放。

作为一名文化官员,荆晖乐于与戏曲艺术家交谊。1986年,荆晖赴省会看望老同事,不期遇见并结识了荀派名旦孙毓敏。那时的孙毓敏,雪莲花般高贵,白天鹅般洒脱。台上把个“红娘”唱得行云流水,收放自如。台下把个荆晖看得如醉如痴,流连忘返。他觉得荀派“红娘”唱腔简直太美了,

这哪是人间戏剧,分明是天堂圣歌。荆晖到处搜集孙毓敏的磁带,回家后就跟着磁带学唱,真是越唱越觉得京剧艺术魅力无穷,越唱越上瘾。一来二去他和孙毓敏成了朋友,他帮孙毓敏所在的剧团联系台口,孙毓敏夫妇请他去北京看戏,请到家里做客,还送给他8盒自己演唱的磁带和自传书《含泪的笑》。

通过交往,他知道了孙毓敏非凡的艺术才能和对京剧艺术的痴心不悔。特别是那个非常年代遭受到非人的待遇,为了做人的尊严,外柔内刚的孙毓敏从三楼跳下,大难不死,瘫卧三年。为了自己毕生追求的京剧艺术,她残酷地磨练自己。改革开放使共和国春天到来的时候,竟奇迹般地重返舞台。她人生的轨迹比“红娘”更传奇,她的心胸比“红娘”更宽阔。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让一直从政的荆晖感慨不已。从倾慕京剧艺术到倾慕京剧艺术家,荆晖萌生了写写孙毓敏的愿望。1993年4月,河北省《大舞台》刊

物发表了他写的《我所认识的孙毓敏》,这一写不要紧,一发而不可收。以至有了描写戏曲艺术家八十多篇作品,有了这厚厚的一本《艺苑嘉卉》。

1989年,荆晖调到沧州地区文化局任副局长,在分管工作日程表上,繁荣两个沧州剧场是重头戏。到新单位要有新举措,他十月份上的班,十二月份就请来了北京的两班京剧人马闪亮登场。一个剧场请来北京京剧院一团,由李元春带队,梅葆玖、梅葆玥、张学津、王树芳、阎桂祥、谭孝增等名家登台。另一个剧场请来了浩亮、曲素英夫妇和李世霖、谷春章翁婿等名家献艺。为了锻炼沧州自己的京剧艺术队伍,大艺术家们唱主演,沧州京剧团当底包。着实让沧州的戏迷观众过足了戏瘾。

全国顶尖京剧艺术家来沧州演出,主管这项工作的荆晖哪敢有半点轻心,一日三餐精心陪伴,日常生活事事上心。和这些艺术家们距离近了,在电影上、电视上



荆晖和孙毓敏

看到的人，这回就面对面地交谈、用餐。荆晖觉得这些艺术家在台上光彩照人，技压群芳，在台下又是那么谈笑风声，平易近人，仿佛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们的艺术品位和人格魅力让荆晖仰慕。特别是梅葆玖这位梅兰芳最小也最疼爱的儿子。荆晖读过有关梅兰芳的书，在他的心目中，梅兰芳是中国京剧的一代宗师。他发展了京剧艺术，还远涉重洋，把中国京剧的火花点燃到大洋彼岸。荆晖觉得过去离他们的距离太遥远了。可现在，他就和梅葆玖坐在一起，说着平常话，吃着平常饭，谈京剧，说人生，全然没有什么障碍。京剧真是太有魅力了，太神奇了。无论人们相隔有多远，那京腔京韵，能让京剧艺术家和戏迷票友很快沟通，成为朋友。

那年北方冬寒，剧场的取暖设备显得很差，梅葆玖患了感

冒。这可急坏了荆晖。他嘘寒问暖，极为关切。再看梅葆玖，台下无论多么不舒服，上场一亮相，台步一走，水袖一甩，似洛神出浴，风拂杨柳。艺术家对京剧艺术的这种严谨、认真、敬业的精神，多么让人敬佩！交往中，梅葆玖也喜欢上了这位爱京剧、唱京剧的文化官员。台下和荆晖拉起了家常。让荆晖了解到了这位艺术家曲折艰辛的从艺历程和生动有趣的生活侧面。荆晖去北京看戏，梅葆玖几次给他留票，要么荆晖到梅宅去取，要么在首都戏院前庭或化妆室晤面。在家里，梅葆玖还把父亲梅兰芳的各类照片拿给荆晖看，见荆晖十分敬慕，当场把自己青年时代和父亲的合影、齐白石和梅兰芳的合影等珍贵照片送给荆晖，还挥笔给他题词：“荆晖同志，让我们共同努力，振兴祖国京剧事业。”于是后来就有了荆晖

写的文章《梅葆玖谈其家、其父、其艺、其徒》，发表在1997年第三期《中国电视戏曲》。

裴艳玲，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北省剧协主席，梨园著名女武生。裴艳玲是肃宁人，荆晖在肃宁当宣传部长、副县长多年，他不但敬慕裴艳玲，还和她的父亲裴园是好朋友。

一天上午，裴园跑了二十五里地到县城找到了荆晖，气呼呼地说：“荆部长，这件事你得作主，气死我了。”荆晖一细问，原来是一篇写裴艳玲《长发男儿》的文章有点小误会。荆晖把曾是京剧著名武生的裴园请到自己家里，那时生活都困难，荆晖拿出当时最好的酒菜招待裴园，一条一条地给他解释，裴园这才消了气。

有时，荆晖也到裴园的家中坐一坐，聊聊裴艳玲从小随父学艺的事。见老两口点了个比小水桶大不了多少的小炉子，里面的火还半死不拉活的。那会儿，孝敬父母的裴艳玲已给家中不少钱。裴园说，不是缺钱，是没处买煤去，你看这大冬天的有多冷。回县城后，荆晖找到煤建的同志，买了一大车煤，又亲自领司机给裴园送去。一个冬天的取暖算是解决了。

裴园不管手里干着什么，只要和荆晖说起女儿裴艳玲来，就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自豪感。做父母的，谁不盼着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呢。裴园告诉荆晖，裴艳玲从小对戏曲天赋过人。几岁的孩子，还

是贪玩的时候，可裴艳玲天刚破晓，就得把她叫醒，练扳腿，踢腿，耗腿。然后，在腰里戴上铁环拧旋子。一拧就是三个小时。荆晖越听越觉得裴艳玲之所以成为饮誉中外的大艺术家，跟裴园的精心培养，严格要求密不可分，跟裴艳玲小小年纪就有远大志向、超人毅力紧紧相连。他经过几个月的走访、整理，写出了《裴艳玲的童年生活》，并在省级大刊物发表。裴园见这位宣传部长如此看重他们父女，就把裴艳玲小时候练功用的铁环送与荆晖。如今，这凝聚着两代人为京剧艺术奉献心血的物件，就珍藏在荆晖的书柜里。

荆晖与裴艳玲交谊，是在 80

年代中期。当时，荆晖出面联络，三年中两次把省梆子剧院一团接到肃宁演出，因此与裴艳玲交往渐多，友谊日增，并且由戏曲延伸到日常生活……

1987 年，裴艳玲听说荆晖还看着十四寸的小电视，于是利用赴日本演出的机会，给荆晖买回当时十分紧俏的 20 寸飞利浦彩电。荆晖高兴地做了两副高级的电视天线竖竿，其中一副送到了裴园家里。一次裴艳玲回老家探望，也把荆晖喊去晤谈。裴艳玲唱京剧出身，改唱梆子后还一直关心京剧。所以他们大谈京剧，由梅派言及梅葆玖，由荀派言及孙毓敏、刘长瑜，还有侯永奎、李少春

与李兰亭……

有道是“熟人是一宝”。以后，裴艳玲自己和家里有事，都愿找荆晖商议。荆晖也总是热心予以帮忙。1995 年 7 月裴园先生病故。知情较晚的荆晖自沧州驱车前去致哀。问起老先生病因及后事，裴艳玲说：“棺材木料还是当年您给买的呢！”而荆晖早把这事忘记得一干二净。

荆晖与艺术家们交往愈多、愈深，对京剧愈迷。他似乎不再那么看重“副县长”这个职务。1989 年 10 月，地委调他到地区文化局任副局长，主管文艺演出和群众文化工作。这使得他如鱼得水，高兴异常喜形于色地哼起了“四平调”。

那几年，在做好来沧艺术家的接待工作的同时，他还拿出极大精力抓好业余京剧活动。荆晖作为秘书长，先后协助原行署专员阎国钧和原地委书记郭枢检做了很多组织协调和大量具体工作。十年中，他参与组织策划了几次全市票友大赛，还选派名票赴全国各地参加联谊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 年 8 月，他们组织几十位票友赴北京演出，使得梅葆玖、杜近芳、孙毓敏等十位艺术家大为感叹。十年里，中央和省市级报刊、电台、电视台多次报道沧州的京剧票友活动。鉴于沧州京剧票友活动著称全国，涌现了韩淑玲、张宝奎、崔海青、刘金贵等一批全国名票的情况，1999 年 12 月，河北省戏剧家协会正式命名沧州为“京剧之乡”，全省票友大赛同时在沧州举行。一时间，沧州业余京剧活动在全市乃至全省传得沸沸扬扬，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荆晖说，他退休后，就着重协助地委老书记郭枢检做好沧州市京剧爱好者协会的工作。和京剧结缘也许是自己的一种宿命吧，谁让京剧艺术那么魅力无穷呢。

荆晖和裴艳玲



荆晖和梅葆玖

